



上 册

变幻的爱情·····	张美玲(1)
轻启的缘·····	冰 莲(6)
落花人独立 ·····	胡 玲(13)
感情不属于我 ·····	张晓燕(16)
飞翔的翅膀 ·····	李新竹(19)
非“常”爱情 ·····	唐 飞(25)
酸甜的红苹果 ·····	今 朝(31)
爱,我的终极信仰·····	南 南(35)
初恋如风 ·····	叶 子(38)
爱要怎样说 ·····	艾 宣(44)
美丽的谜语 ·····	何雨生(49)

敲 门	简 宁(52)
初一的月亮	郭 佳(55)
爱在他乡的日子	张御临(57)
有句话不曾说	云 霞(62)
最熟悉的陌生人	华 林(66)
心中的“白马”	哑 鹤(70)
淡蓝色的勿忘草	于富强(72)
爱情体验	雪 败(74)
黑夜必将来临	陈辉阳(78)
朦胧的爱	张洁英(82)
爱的思念	盖湘涛(86)
爱情的百合淡淡开	雨 萌(89)
雪里的玫瑰	小 优(93)
春天里的谜语	紫 滢(9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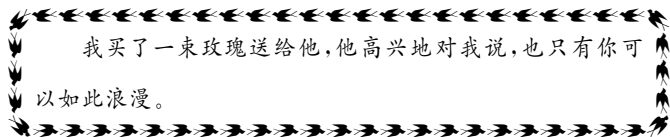
不要叫我小不点·····	清 霜(101)
我为靓妹把情关·····	阿 南(107)
千纸鹤的心愿·····	刘 丽(114)
春情惜别·····	张海燕(119)

下 册

窗外的天空·····	向丽君(121)
两圆相切·····	灵 犀(125)
流行朦胧雨·····	紫蝴蝶(129)
女 人 味 ·····	黄文婷(140)
裂开的青春石榴·····	王天翔(142)
往事如歌·····	汪晓敏(146)
开到荼蘼·····	西岭雪(151)
别问我是谁·····	贾秋琰(157)
爱情麻辣烫·····	孙 茹(159)
两个书包肩上背·····	梁丽丽(166)
走来走去·····	张 倩(171)

我知道你在等我·····	王 姣(180)
爱上他,一道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·····	芳 菲(183)
电脑·星光·爱情·····	孙 渺(187)
十九岁的喜悦·····	孔若思(190)
将天堂的你拉回地狱·····	芊 芊(192)
爱情,见鬼去吧 ·····	吴 桐(194)
心酸的浪漫·····	高苏娅(197)
《生活和爱情》序幕·····	索菲娅·罗兰(201)
飘香的卡片·····	薛兆营(203)
蓝天下的百合·····	蔡怡琳(206)
“你不是最好的,但我只爱你……” ·····	詹 明(210)
分手让我更豁达·····	刘家印(212)
妙在“耦合”·····	蒿 下(215)
我的心没有哭泣·····	胡晓晓(219)
生命(外一篇)·····	远 方(220)

没有开花·····	侯 寒(222)
再说一声再见·····	敖昊天(226)
思 恋·····	陆奇志(228)
遥寄(外一首)·····	汤馨敏(230)
情书风波·····	亚·内尔沃(232)
请为梁祝忠贞的爱情募捐·····	王锡文(235)
给 你·····	高 寒(237)
破碎的红玫瑰·····	王绍杰(239)
爱人天堂·····	静 怡(242)
把伤口浸到酒里·····	静 怡(244)
昨 天·····	孙成全(245)



我买了一束玫瑰送给他,他高兴地对我说,也只有你
以如此浪漫。



变幻的爱情

◆ 张美玲

我一直不敢承认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恋爱过,更不敢说自己很疯狂,因为大人们用斜视的目光告诉我,那是一件可耻的事情。

然而,恋爱从来都是一件既幸福又危险的事,如果你太小,你说不定驾驭不好两者之间的二元转化定理。把恋爱搞成上刀山下油锅,为是长者的忠告。这个忠告不无道理。记得我上初三那年,一个叫小寒的女孩怀孕了,看宿舍的大妈,一脸正气地说瞧她这样子就不正经,打扮得和狐狸精一样,放假也不回家,在宿舍里和男生鬼混。

可怕,不,是恐怖。

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我才开窍,小寒是不是正经人和她怀孕并没有关系,也不能证明一切都是恋爱的错,关键是,我不好意思说出来,她怎么不懂得保护自己呢? 我比小寒聪明多了,我 17 岁以前的爱情就疯狂得不得了,当然,我没有预料到我是如此的“水性



杨花”。

上初中时，第一次听说有人爱上了我，是班上的一个男同学转告的，他在别人都不注意的时候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然后很江湖地摆了摆大拇指，告诉我某某看上我了，他补充说，那个人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。哟，还黑社会呢，充其量就是街头横着走的小混混。

那个时候的小混混顶多染着一头黄黄红红的头发，或戴着一枚黄澄澄恶俗的戒指，外加敞胸露怀。好了，够了，再多想就可以省顿饭了。但在当时，虽然我脸上没什么，但心里好高兴啊。

我寄宿在学校，学习很差，是班上的后进生，我为了补习一道数学题，像狗一样跟在老师的自行车后，但那厮却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想我长得还不算难看，如果和这样的人好上了，就会有人保护我，那有多高傲，还会颠儿颠儿地追老师的自行车吗？不，不会！

我好像要一辈子尽享荣华富贵了，这让我获得了巨大的动力，我一定要漂亮下去，迷死人。

不过，在我还没有见过那个老大的时候，开始和同班的数学课代表眉来眼去了，他数学很好，而且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思想进步，是班上老师培养的重点对象，上一中的料子。

他就爱给我补习数学，一道题讲三种解法也不烦，后来，他不光给我补习数学，还开始偷偷地给我买零食，他会给我买整整一包零食，简直就把杂货店都搬来了似的，也许是远水不解近渴吧，渐渐的，什么黑社会老大，被我无情地忘掉了脑后。我看着那些诱人



的零食，眼中尽是灵光。

我们两个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到一家录像厅里看录像，这是学校明令禁止的，逮住就完蛋了。我和他像两个小贼一样，坐在一间空气污浊不堪的小厅里。对此，我当时毫无知觉。只记得那天晚上，他像个老男人那样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，那天演的都是闹鬼的故事，场面可怕刺激，我睁大了眼睛，觉得又恐怖又好玩，害怕的时候就头埋在他的肩头几秒钟。

时隔不久，我们一起坐在铁道旁看夕阳，他对我说，那天你披着一件洁白美丽的披肩，高高在上，像个圣洁的女神。火车追着他的声音跑过去，云霞血色，他忽然转过头来问我，你以后会不会离开我，我真诚地望着他说不会，永远不会。

我当时真的以为不会，还以为明天就要嫁给他了，当我听说他母亲精神有问题时，我甚至作好一辈子伺候他母亲的打算，我是那么的坚定，当时真的像个女神，想像把生活弄得激荡起来。然而，到后来，我们还是没说分手两个字就分手了。

原因太复杂，他和人打架，被处分，也许是为我，也许不是为我，我差点也参与到那场很恶劣的打架事件当中。接着，尽管我们的交往非常小心谨慎，但班里同学的眼神还是变得诡异起来，他由最受女生喜欢的人变成了女生最讨厌的人。

我只记得，在风把教室的门轻轻吹开的时候，我无数次闭上眼睛，企盼那个推门进来的人就是他。我病了，总是哭，眼睛里还长



了个东西，爸爸带我去看医生，眼睛好了之后，我说，爸爸，我近视了。医生说好像不近视。我说，不，我就是近视了，我要配一副眼镜放在身边，这样看黑板的时候感觉安全些。

初四了，我们很久很久没有来往了。复习的时候，一切都波澜不惊，日子在没完没了的诵读中度过。那一年，我们像在庙里一样，幸亏遇上了几位很好的老师，才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我终于变得又乖又听话。据老师说，我进步了。

那天，我穿了一件漂亮的小旗袍。老师上课提问，要我说出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止时间，我一时竟哑在座位上，泪水打湿了使我大出风头的旗袍。当时，那个年轻的历史老师一怔，对我说，下课后，你来一趟办公室。

在办公室里，只有我和他，他凝视着我，看了许久才说，多注意增加营养，别太紧张，你走吧。我如同小鸟一样飞出了办公室，后来，班上的一个同学对我说，历史老师上课的时候只盯着你一个人讲！是吗？我大惊失色，假装慌乱。

在中考前夕的一个晚上，他前脚给我们讲完课，后脚就阑尾炎发作住进了医院，同学们都买了很多东西去看望他，我是最后去的几个人之一。

我买了一束玫瑰送给他，他高兴地对我说，也只有你可以如此浪漫。

中考到来的那几个月，我和一个别班的男孩子相识了，那是一





种富有挑逗性的接触，他在我路过的时候假装不小心把拖鞋抛了过来，对面响起了零落的掌声和叫好声。快毕业了，谁怕谁？中午，他骑着漂亮的赛车带我去吃冰淇淋，那冰淇淋好吃得不得了。回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很准时，校长在门口看到了我们，但他只是笑笑，什么也没有说。

这相识发生在美妙的 17 岁，夏天，风清云淡。

17 岁之后，我开始了高中生活，17 岁以前的故事都像隔了夜的海潮无可奈何地退了，从那时起，我把以前的所有都压在了心底，在新的恋爱到来之前，我说，我以前没有谈过恋爱，所以我如此纯洁，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对面赞赏的目光令我如此虚伪，又如此聪明。



我的心一下子被什么抽了似的，痛起来，望了陈寒一眼，他却正沉浸在那甜蜜的回忆之中。



轻启的缘

◆ 冰 莲

那一年，我在南湖边的一所学校念书。有一天，陪好友去购物，搭乘的是 572 专线车。回来的途中，感觉头晕晕的，于是，靠在好友的肩头小憩。由于汽车的颠簸，人很难受，任由长长的刘海散落在脸上，却无力理会，偶然间有风吹来，头发飞起，又重新落下。

突然，一个紧急刹车，我一阵恶心，身子猛地往前倾，手盲目地去抓前座的椅背，却只感觉温暖，并不似一般的冰凉。正难受着，也就没有想太多，闭着双眼，只是紧紧地、紧紧地抓着，好像抓住了生命的慰藉——其实，也只是那一刻的感觉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好友轻轻地拍我的背，慢慢地将我靠在她肩上，又移开我的手，迷糊中听她说了一声“对不起”，却不知对谁。

回到学校，好友扶我缓缓从湖边走回去，微风吹来，感觉才舒畅一点。好友这才告诉我，我抓住了一个男孩子的手，男孩子应该是武汉大学的。





我听了，哑然失笑，从来就保守的我，居然会“主动”去抓一个男孩的手！恍然间，我却想，也许……也许有一个人应该是例外吧——他就是陈寒。

时间飞快地过去，也就渐渐地淡忘了这件事。转眼到了樱花烂漫的季节，武汉大学的女友小芳，邀我前去共赏，于是又坐上了572。中途有人上车，其中有一位男士就站在身旁，一手扶着椅背，这让我猛然想起，上次坐572，也是坐的这个位置。

心思有点乱：这次去赏樱花，会不会遇见那个“武大郎”呢？想想又觉得自己真是可笑，碰上了也不认识呀，最重要的，他不是陈寒，只不过是匆匆的路人而已。

车很快就到了武大，小芳在校门口等我，和她一起走在珞珈山上的小径，向她讲述了那次572的遭遇。小芳看了我一眼：你呀，满脑子的浪漫，是不是想来个572专恋啊，反正，你们学校到我们学校，有572可以直达。我傻笑着。

樱园比想象中的要大得多，樱花比想象中的要开得灿烂。在樱林中穿梭，不时有樱花飘落在身上，在发梢。我和小芳一起感受着那份清香与浓郁，学文的人总是喜欢借景抒怀，睹物沉吟，我们就沉浸在那份诗意之中。

突然，一个孤寂落寞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。在偌大的樱园里，观者大多三五成群，一个独行者真的很引人注目。我看着那个身影呆了，怎会如此熟悉？



良久，却突然问小芳陈寒是不是在这所学校。

小芳说好像见过，不敢确定。

我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她其实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事实上，我又何尝知道我在念着什么呢？

思绪飞驰，我和陈寒同桌的日子一幕一幕再现。

高三那年，我转学到了县一中。

初见陈寒，他是我的后桌。他的谈笑总是能牵动我的某根神经，偶尔我也会微笑地回头去听。直到有一天，换了座位，我和陈寒竟成了同桌。

同桌的第一天，我就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，正尴尬间，他却关切地问：感冒了？去买点药吧？突如其来的关照，让我竟手足无措起来，急忙说没事没事。

陈寒没有多说，却在下课时去医务室买来了感冒药。我一下子无所适从，只感觉鼻子酸酸的，眼睛涩涩的。他不知道他的关切让我——一个自怜自卑的女孩——是怎样的感动啊！我第一次有了被呵护的感觉。

以后的日子，相处久了，彼此也熟识起来，也就心安理得的，一次又一次感受陈寒的细心与体贴。

他有时也赞美我，虽然我认为他说的比我本人要强，但我还是喜欢听，也试着去做到他说的那样。毕竟被人欣赏和肯定的感觉很好，尤其对一个女孩子来说。





我开始走出自怜与自卑，开始找回自信。在那些非常的日子里，我还没有精力去梳理我的感情，也不敢多想什么，但我知道，我早已为他在心中预留了一个位置——尽管不知他会不会接受。

我记得，我和他是有着非常多的相似点的，我们欣赏杨澜，喜欢姜丰，也迷恋《诗经》，常一道吟咏其中的千古名句，和谐无比。和陈寒的关系，似一杯清茗，味淡而久远，萦绕于心，长久不去。

那个七月的灿烂闪过，我和陈寒都考上了大学，但阿寒说他不如他意，于是决定重来，而我就来到了南湖边的这所学校。

大一的日子，有新奇，也有忧郁。每周一封信，是我的必修课，那些信都是我写给陈寒的，是一些鼓励的话，是我给他查找的一些资料，但是，直到高考结束，我却从未收到他的只言片语……

衣袖被拉了一下，我收回思绪，小芳正看着我，随后用眼神引导我的视线——是陈寒吗？是他吗，正朝我们走来的那个男孩？

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，我想我的脸一定很红。

“你好！”小芳已经在友好地回应了，而我仍呆立于突如其来的惊喜中。

这个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，只是陈寒来到身边的那种感觉真的、真的让我觉得很特别。

小芳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笑了笑，握了握我的手离开了。

那树粉红下，只有我和陈寒。

这些日子好吗？陈寒打破了沉默。



我望着他，心中交织着惊喜与失落，我想告诉他我长久以来的感觉，可我必须先学会矜持。在这网恋满天飞的世界里，我还能挚守着我那份纯纯的恋情吗？

好一会儿，我说，我不知道，你呢？

是啊！陈寒似有万语千言。我也不知道……也许我看似很好，但心底——又有谁知道？

我心中一动，不知是因为什么，或许……也许因为再次感受灵犀而惊喜，或是因为这么久的抑郁而悲伤。也许……他不知道，他的不如意是七月造成的，而我是因为其他——因为我心中的空位啊。

一起走走吧。他说。

于是，我们并肩走在烂漫的樱林中，陈寒在时断时续地说他的一段遭遇。

“那是个和煦有风的日子。外出归来，中途搭乘的是 572。”

我的心微微一颤，陈寒在继续。

“在车上，见到了我心仪的女孩。”

我的心一下子被什么抽了似的，痛起来，望了陈寒一眼，他却正沉浸在那甜蜜的回忆之中。

“但我不敢与她说话……他靠在他的女友肩上，皱着眉——想必是晕车吧，头发也遮住了脸。后来有风吹来，头发散开时，我就看见了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。就在我极度的震惊之余，一



个紧急的刹车，她的身子前倾，抓住了放在椅背上的我的手，抓得我生痛，但我不敢动，我想她那时也一定很痛。”

陈寒停下来，望着我。他的叙述再次把我带入震惊之中。

“是的，那个女孩当时的确很痛苦，只是想、想凭借某种力量减轻那种痛苦。”我说。

陈寒意味深长地笑笑：“知道吗？那天你穿着浅蓝色的背带裤，配一件白色衬衣，看上去清新、清纯。当时我就想，如果那一刻你就站在我面前，披散着你的秀发，一定很讨人喜欢。”

我惊讶，我惊喜，但仍有一丝疑虑。我问他那一年，为何没有只言片语，哪怕一纸飞鸿也好。

陈寒笑笑说：“你会明白的。”

于是那一天，我带着满心欢喜和一点小小心事回到了学校。

几天后，我收到一个大包裹，另外有一封信。我拆开信，熟悉的字体映入眼帘：

那一年，本是因为不甘心而重来，可没有想到压力如此之大。可是，有一个女孩，每周一封信，融化了我的烦恼，给了我信心与勇气。但我不敢打搅他，我以为，在大学里，她应该活在玫瑰之中，因为她在我眼里是那么的优秀。我只能把我对她的思念一页一页载入信笺。

还有一张书签，书签上写着收信及写信的日期。我的眼朦胧了，曾经我也有那样的一张书签，记载着我写信的每一个日期啊。



那一刻,我再也没有一丝的犹疑了。

翻翻日历,时间已到了三月底,于是我给陈寒寄了一封信,却没有想到四月一日的那天收到了陈寒的信,看看邮戳,正是我寄信的那日。我没有拆信,为了一股莫名的冲动,我决定一试,换上他喜欢的装束,长发披肩,就算“女为悦己者容”吧。

我走向站牌,却一眼看见在站牌下向我微笑的陈寒,手里拿着我寄出的那封信,他也没有拆开。彼此对望一眼,同时吟出了那首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古诗。

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……”只是最后一句,我们已不约而同地改成了“我心永怡,与子相谐。”

572 的站牌下,我和陈寒手牵手站着,街边飘着动人的旋律: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,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……一路从泥泞走到美景,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……